

在國外乘火車旅行別具風味。此次從慕尼黑到柏林，我們乘的就是火車。德國的火車窗明几淨，座位舒適。車廂之間有專放行李的櫃子。通道的玻璃門自動關閉。在七小時行程中，凝望窗外景色，看那不斷展現在眼前的田野、樹林、村莊、牧場，很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麗，感受到這個國家的富麗。

陳安

列車多次靠站停車，便便有乘客上下，不少是父母帶著少年子女，看來都是因暑假即將結束而從外地趕回家去的。那些皮膚白皙、金髮碧眼的孩子，一個個都很可愛。我座位背後是一對父子，小男孩才兩歲，幾次把他的手小從我椅背和車窗之間的空隙間伸過來，用食指指著窗外，嘴裡反覆說著「巴恩雷森」，我口當他是在牙牙學語。後來他父親用英語對我說，那孩子是在告訴我窗外有「火車」，於是「巴恩雷森」就成了我知道的「唐凱」（謝謝）之外的唯一「德語詞彙」。

從慕尼黑到柏林

從慕尼黑北到柏林，要經過兩個大站——紐倫堡和萊比錫。這兩個城市都值得遊覽，可惜這次只能路過而不及。我想，如果要深入了解德國，了解它的歷史、政治和文化，這兩個城市或許應當作不同的典型來加以觀察分析。紐倫堡曾是德國國家社會黨的老巢，法西斯匪徒的總部大本營。希特勒在這一帶宣佈了剝奪德國猶太人公民權的野蠻法律，舉起了大屠殺的屠刀。納粹分子在這一帶開兵示威、呼之喝六，把他們的騰騰殺氣瀰漫到全國和整個歐洲。正是在這裡，人性絕滅、血債累累的納粹戰犯們受到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嚴正審判，被宣告其末日的來臨。

施濟美的《莫愁巷》

許定銘

女作家施濟美（一九二〇至一九六八）是一九四〇年代後期上海重要的女作家，與張愛玲、蘇青齊名，被稱為「三才女」。在談到她的時候，一般只介紹《風儀園》和《鬼月》，少有談及長篇《莫愁巷》（香港大眾出版社，一九五二）的。姜德明在《女作家施濟美》中說：「據說一九五二年她還出版了一本小說《莫愁巷》，也許寫的是解放後上海市民的生活吧，可惜筆者未見。我寫過一篇叫《施濟美的小說》，在介紹了她的幾本小說後，文末我這樣說：『《莫愁巷》是長篇小說，我的這本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香港，由大眾出版社出版，香港海風書店發行，三十二開，一七三頁。此書一九四九年六月完成於上海，五一年十一月才出版，相隔似乎太久，是否應該有本『上海版』呢？』」

原日我的推想錯了！近日和陳子善閒談，談到了施濟美的《莫愁巷》，據說他曾與沈寂談過這本書，沈寂說他一九四九年未離開上海時，把《莫愁巷》帶到香港去，並在香港出版了！那麼，香港一九五一年出的那本大眾出版社，就是《莫愁巷》的初版，而沒有我所推想的「上海版」！



歐美、日韓等國家的遊客可以說是得心應手，而且香港的英語及日、韓語方面的翻譯人才並不缺乏。相對來講，由於歷史的原因，除了香港俄語人才奇缺外，由於接待人員對俄羅斯人的習俗不甚熟悉，特別對他們的生活、飲食等習慣不甚了了，結果接待工作往往出現手忙腳亂的現象，甚至鬧出笑話，這並不奇怪。

香港不少旅行社看好俄羅斯這個旅遊大市場，有些較大的旅行社早已捷足先登開辦到莫斯科、聖彼得堡的八日、十日遊。有中小的旅行社也紛紛試辦「香港遊」，以吸引來自祖國七十多年的旅客。香港是國際城市，對接待歐美、日韓等國家的遊客可以說是得心應手，而且香港的英語及日、韓語方面的翻譯人才並不缺乏。相對來講，由於歷史的原因，除了香港俄語人才奇缺外，由於接待人員對俄羅斯人的習俗不甚熟悉，特別對他們的生活、飲食等習慣不甚了了，結果接待工作往往出現手忙腳亂的現象，甚至鬧出笑話，這並不奇怪。

太平山頂和淺水灣後，午餐被安排到九龍一家專門接待內地遊客的餐廳。當侍應把所有的菜端上來時，遊客都傻了眼，沒有一個人先下手動刀叉。俄羅斯領隊丹妮雅氣喘地跑到我跟前問：「這我們怎麼吃？」我朝前一看，菜式倒是不少，八菜一湯，只是所有的菜餚都是「小碟」一小碟，完全是中式吃法。一桌十個人，吃西餐一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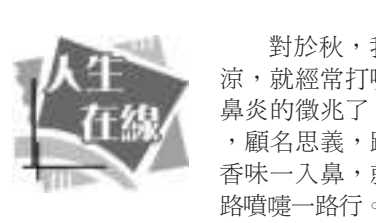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一份的俄羅斯人顯然感到無從下手。我轉過腦筋向丹妮雅解釋說，這是中餐的吃法，不像西餐 Buffet (每人一份)。儘管我一再向遊客解釋，其中有三個人還是表示不能接受這種安排而罷吃退席，乾脆自己掏錢另擇餐館。場面之混亂，對我來說實在是意料不到。事後我問來自內地的領隊，在內地的一日三餐是如何安排的，他茫然地說，在內地一日三餐都由遊客自行掏腰包，只安排一次烤鴨餐，他們對香港的安排一無所知。丹妮雅後來對我說，這批俄羅斯遊客屬平民階層，在俄羅斯都沒上過昂貴的中餐館，因此對中式吃法不甚了了，她希望我不要介意。午餐之後，旅行社安排遊客到手表及珠寶專售店，這下更引起軒然大波，居然沒有一個遊客

肯下車，並嚷嚷說，我們對珠寶手表不感興趣，為什麼安排到這裡？晚上旅行社安排遊船河吃自助餐的節目反而令遊客讚不絕口，也算把白天的情緒給扭轉了過來。這事不久後，另一家也是第一次接待俄羅斯旅遊團的旅行社，事前徵求我的意見。我提出，午餐的菜式不宜太多而應重質，四大碟涼拌骨、咕嚕肉、炸雞之類，外加一大碟揚州炒飯，綠色的蔬菜就免了，可以半自助餐式擺在餐桌上，相信會令遊客滿意。同時在俄羅斯，珠寶首飾的價格都比香港便宜，最好安排至黃大仙附近一家免稅商場購物。果然當天午餐後，幾乎每個俄羅斯遊客都伸出了大拇指。

對於秋，我的鼻子最敏感，只要天氣驟涼，就經常打噴嚏。醫生說，那該是過敏性鼻炎的徵兆了。配了些藥樹了，路過桂花路，顧名思義，路上該有桂花樹了，果然，那香味一入鼻，就像鷓鴣毛在鼻孔裡搔動，我一路噴嚏一路行。但，我還是喜歡秋，與其讓我的鼻子去嗅夏天的燥熱，還不如讓它去嗅南方清朗朗、涼絲絲的空氣，那霸道已極，溫存已極的桂花香。按照人們的好惡，秋的爭議最少的，它的人緣最佳。惟一能與秋分庭抗禮的惟有春，但春天的天氣像孩子的臉，說變就變，要麼春寒料峭，要麼燥熱難耐。郁達夫說：「秋天，無論在什麼地方的秋天，總是好的。」他在隨後的闡述中，卻是不喜南方的秋天，而獨愛北平之秋。我便是不太喜歡江南的氣候，江南的四季總是不太分明，即使本來應該是秋高氣爽的秋，濕潤的氣息也會存留在裡面，讓人覺得拖泥帶水，讓人覺得混混沌沌。郁達夫說：「北國的秋，卻特別地來得清，來得靜，來得悲涼。我不遠千里，要從杭州趕上北平來的理由，也不過想飽嘗一嘗這『秋』，這故都的秋味。」南方的秋天，正如郁達夫所言，想肯定是不過癮的。江南之秋與春似乎很接近。惟一的區別就是香味，那就是桂花香，看風景四季皆可，聞香只有秋天才能享受。想聞一場曠古之香，那就到杭州來，杭州的每一絲空氣裡都有桂花的香魂。所以，郁達夫對江南的秋沒有留下多少溢美的文字，僅僅寫出了《遲桂花》。南秋雖好，北秋更妙，這樣的喜愛，世人還有幾人能敵？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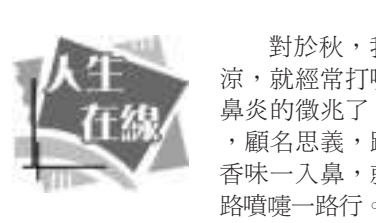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聞香知秋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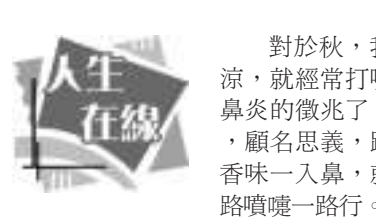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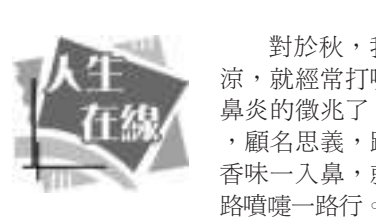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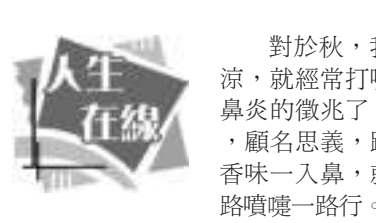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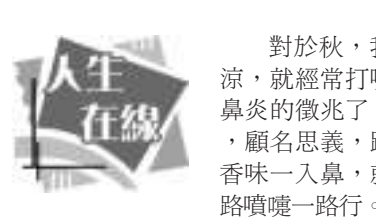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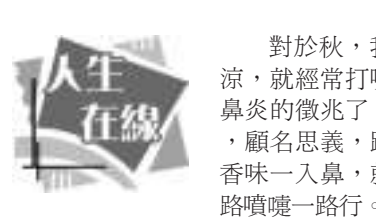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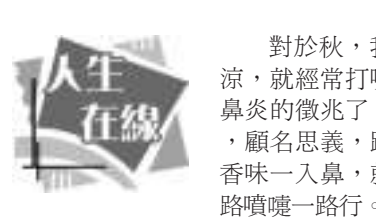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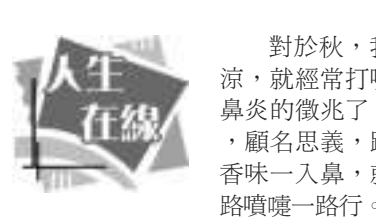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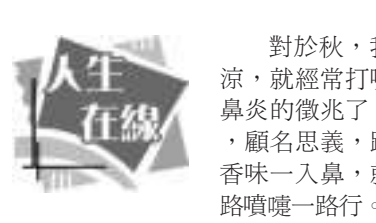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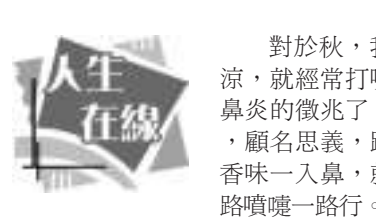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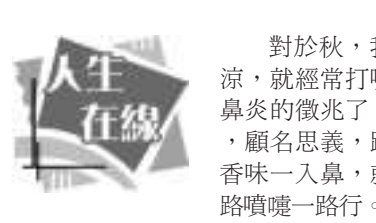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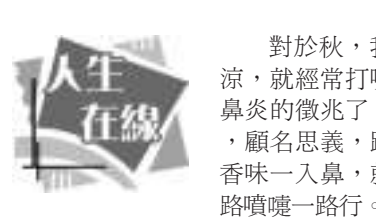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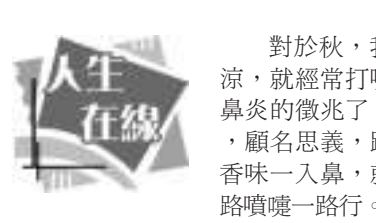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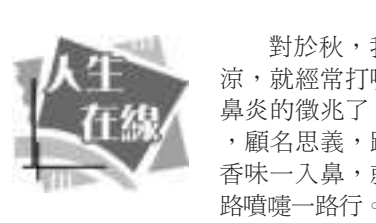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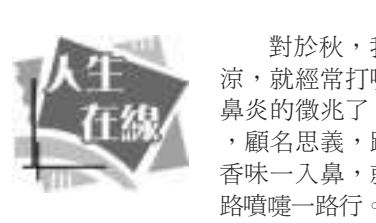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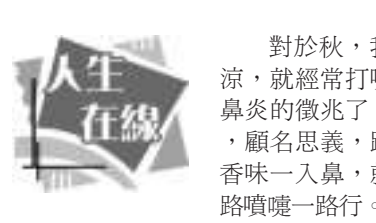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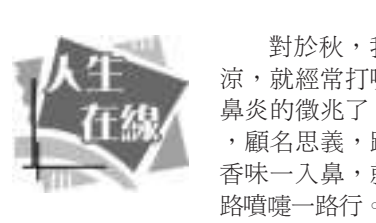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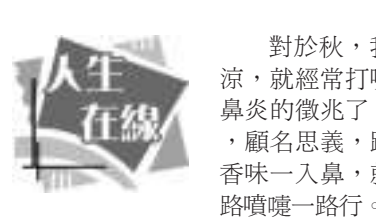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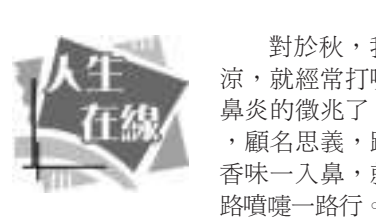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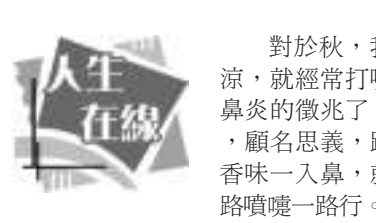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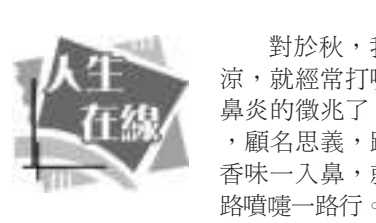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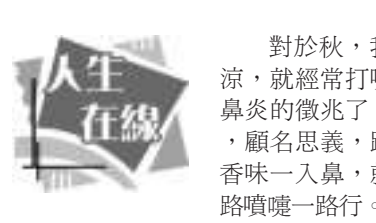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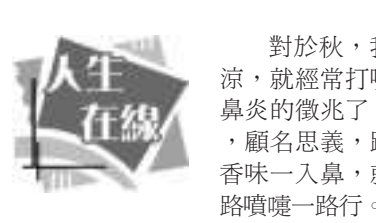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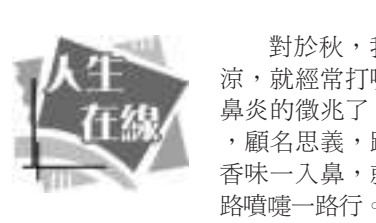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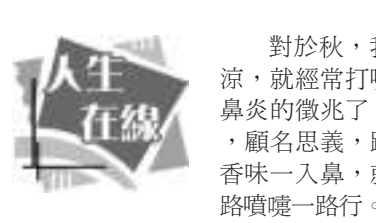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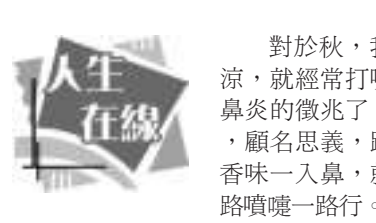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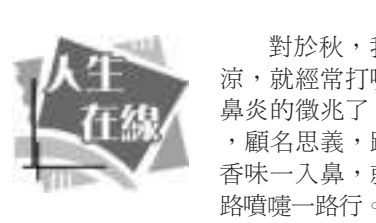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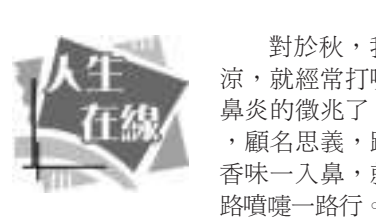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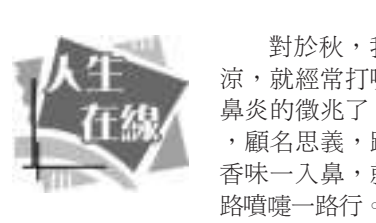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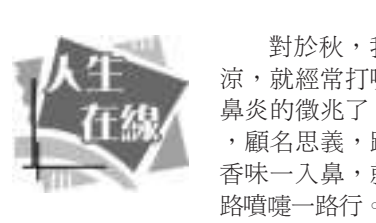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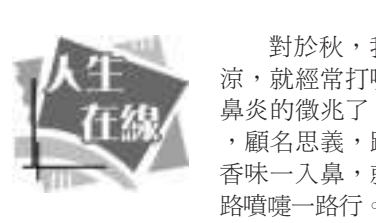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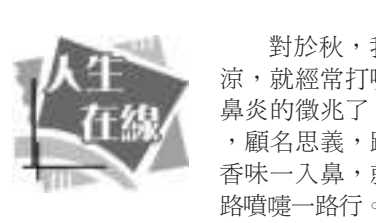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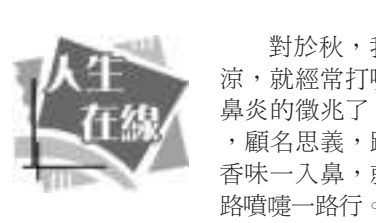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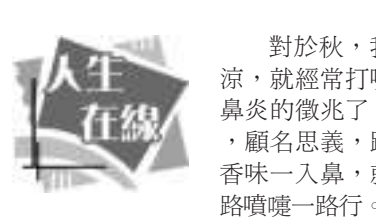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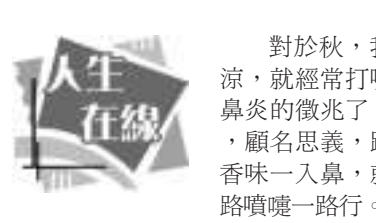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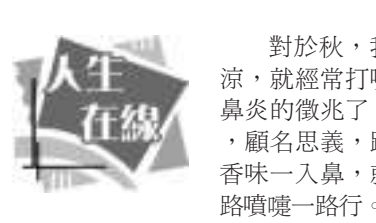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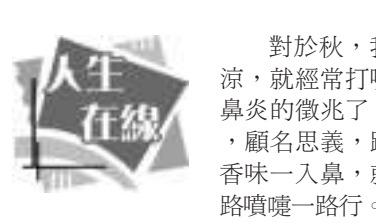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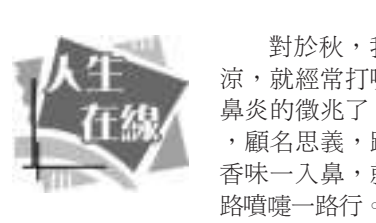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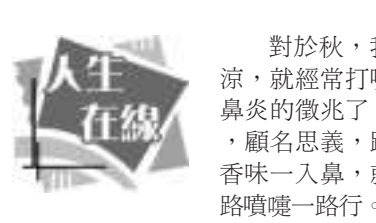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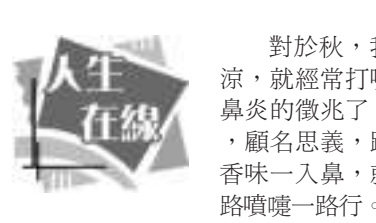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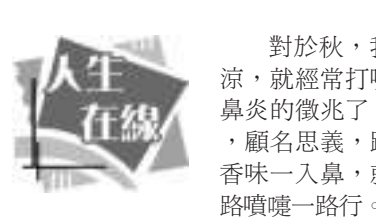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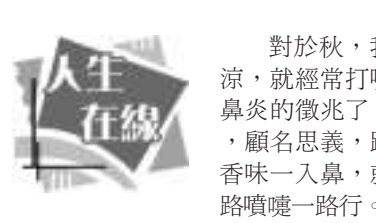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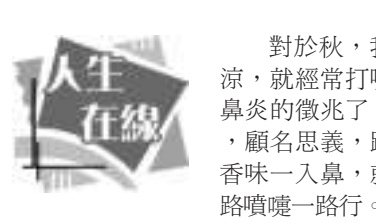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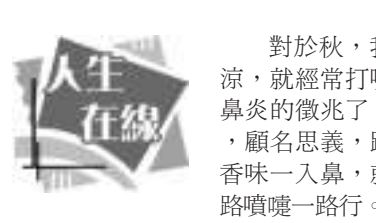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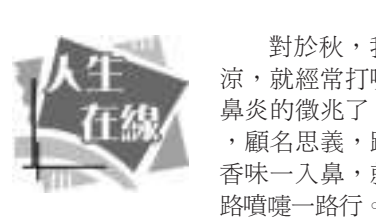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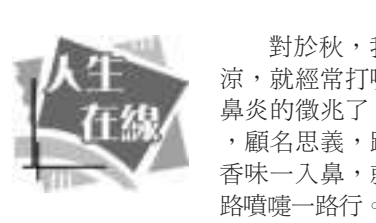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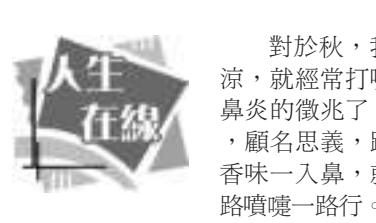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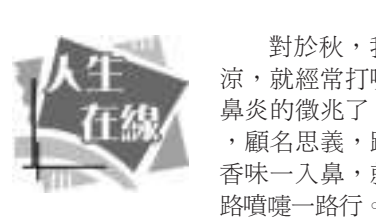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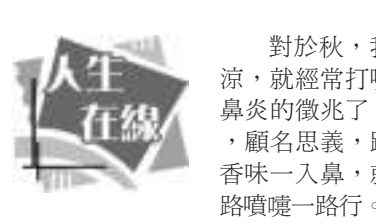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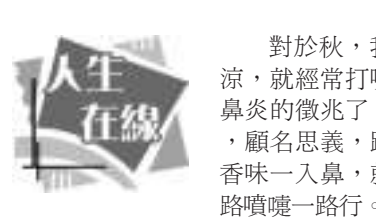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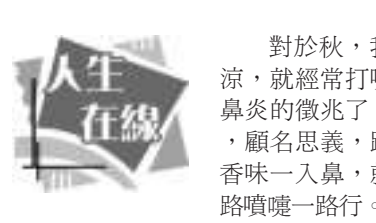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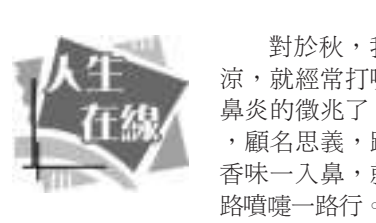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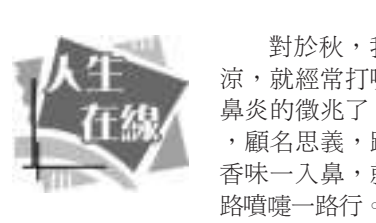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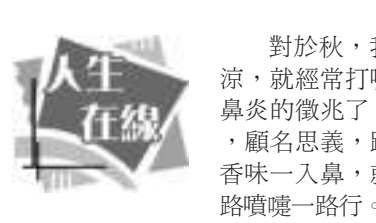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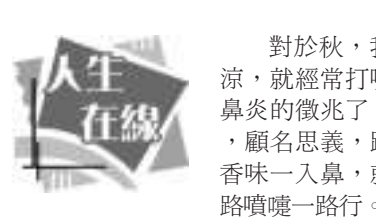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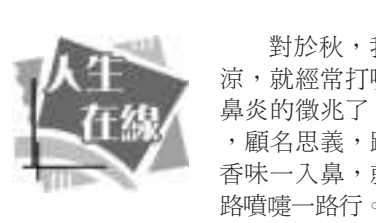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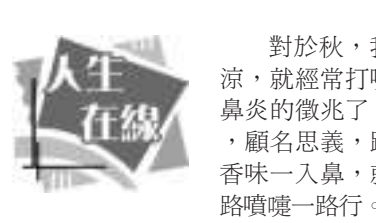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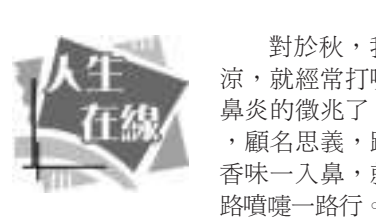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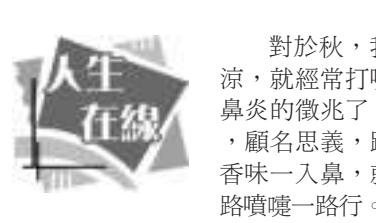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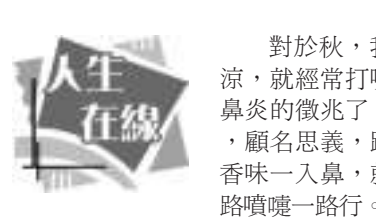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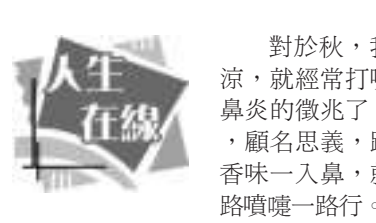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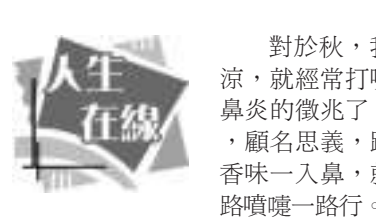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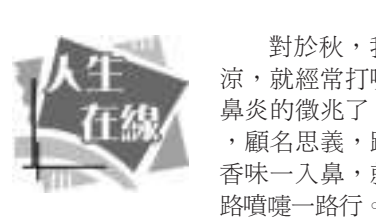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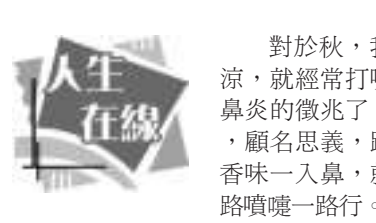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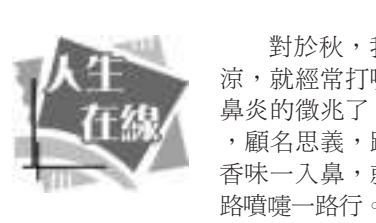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地



陸地

陸地

陸地



陸地